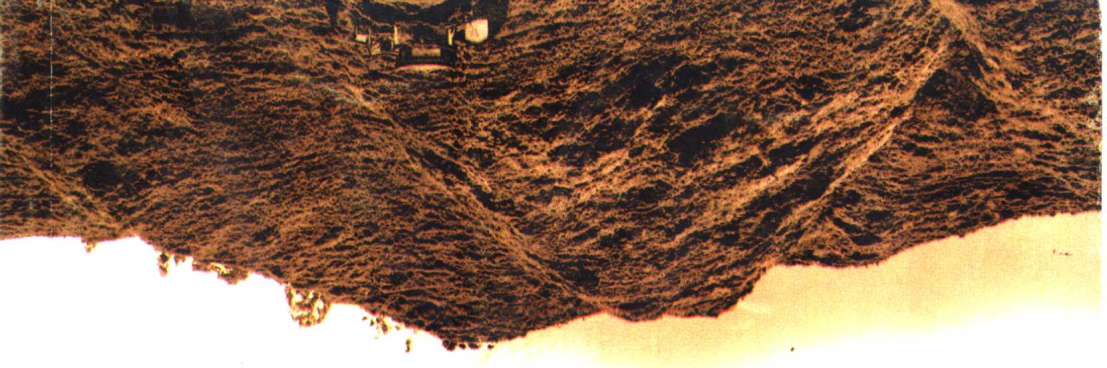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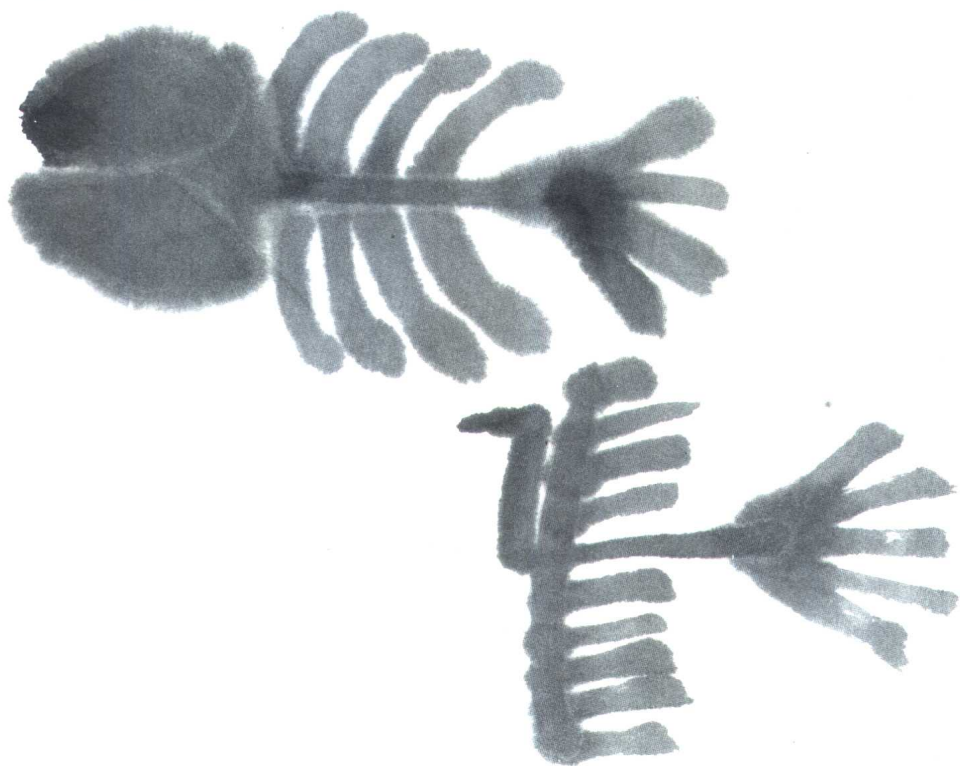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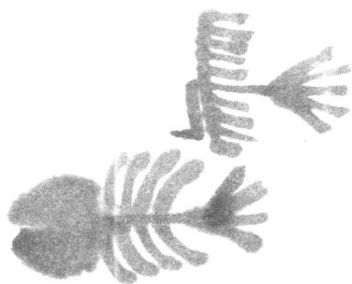
作家与大地丛书

古摇篮

——从紫溪山到金沙江

汤世杰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古 摇 篮

——从紫溪山到金沙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摇篮：从紫溪山到金沙江/汤世杰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0

(作家与大地丛书)

ISBN 7 - 222 - 03230 - 4

I. 古… II. 汤…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194 号

作家与大地丛书

古 摇 篮

——从紫溪山到金沙江

汤世杰 著

* * *

选题策划 杨世光 刘存沛

责任编辑 海 惠

封面设计 西 里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字数 260 千

昆明市五华区教委印刷厂印装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 222 - 03230 - 4/I·887

定价：16.20 元

作家与大地丛书

山鬼留言——一个人与一座山

黄 尧 著

古摇篮——从紫溪山到金沙江

汤世杰 著

人类的双面书架——高黎贡山解读

范 稳 著

原始之镜——怒江大峡谷笔记

王坤红 著

时间之痕——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

周 勇 著

彩云南现——千古爨文化探秘

吉 成 著

大地雕塑——哈尼梯田文化解读

哥 布 著

拯救神灵——献给发掘和抢救

《东巴经》的智者們

李 理 著

丽江马帮

木 祥 著

摩梭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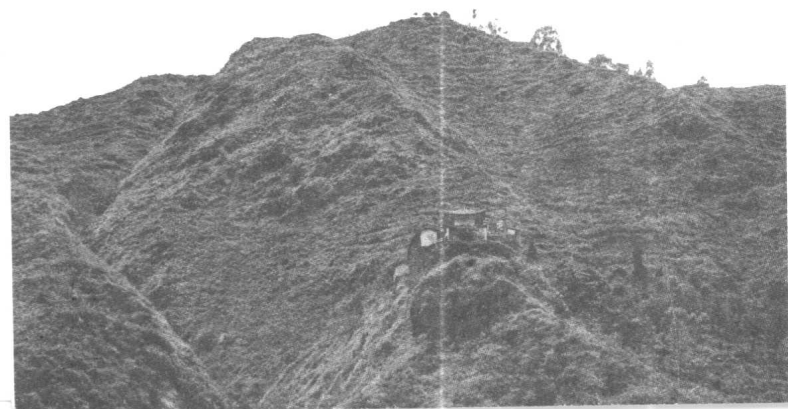
拉 木 著

东方牛仔

何 真 著

作家与大地丛书

汤世杰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是生活在时间之中，生活在不断的连续之中。

——博尔赫斯

我的双脚因为在石子路上行走而长满了厚茧，
常常几近全裸也不用担心被太阳晒伤，
文明味儿一点一滴从我身上消退，
我开始简单的思考。

.....

神秘的世界，你在我心中点燃一盏灯，
而我也渐渐领略你那古老之美，
也就是大自然永不竭的年轻泉源。

——高更

目
录

走近彝山的脚步

/1

花了差不多三十年时间，我才真正走近了彝州楚雄——我甚至不敢说我已经“走进”了彝山，只敢说“走近”。彝人灰白或黑褐色的察尔瓦，与那些我早就听说过的彝族史诗，比如《梅葛》、《阿细的先基》、《察姆》一起，一直飘荡在某个我无法确认的前方——在满世界卷起的一阵又一阵尘雾之中，它清晰，而又遥远，就像一面命运的旗帜，时时把我呼唤。那股时而浓郁时而淡薄的，来自彝山起伏绵延的山地，搀和着树脂、草根、花香、炊烟、肥土、畜圈的味道与呛人的尘埃的奇妙气息，一直是对我的诱惑，也是我的向导。那种气息与彝人潇洒的察尔瓦一起，与曾在滇中擂响的铜鼓声、战争的呐喊声、悠扬的编钟声一起，在云端飘动，时隐时现，像一片虚无飘渺的云，一部神话……

在紫溪山看云

/24

在云南，当人心被世事辗磨得渐渐迟钝、麻木，灵魂变得沉重，变得污浊，失去往日的轻盈与纯净时，总会有什么东西把你从世俗中拯救出来——有时是一棵古树，一丛野花，一只从你头顶飞过去的小鸟，一行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麋鹿足印，那天却是一朵孤悬在我头顶的云……我想了很久，不知

道那朵云在那时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作为生命的轻盈、潇洒、来无踪去无影等等特质的象征，也许那朵云暗示的正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是天才与智慧的看得见却摸不着的一种表述……

对一棵古茶花的重新命名

/41

它站在那里，就如一个历经世事沧桑的老人，腰背佝偻，枝叶在岁月之风的吹拂下，怪异地扭向了一边——那显然是它长久以来为了不被风吹倒习惯采用的姿势，完全说不上美妙。能随时以美妙姿势示人的，只有模特儿，古茶花当然不是模特儿，敢以那样笨拙的姿势出现在群芳争艳、一个赛着一个优雅的园子里，当然需要一点勇气，也许恰恰是那种勇气，引起了我对它的注意。

古茶之劫

/87

就像对古茶花的“寻访”，首先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的寻访，决非仅仅为找到几棵古茶花，几株老树，而是在寻访楚雄的历史，寻访彝州的文化，寻访和发现人类自身，对紫溪山古茶花的张扬广布，早已超出了古茶花本身，古茶花甚而成了一个意象，一种象征一样，一棵古茶花树的死亡，不仅仅是一棵树的死亡；古茶花树是紫溪山那个逝去的、曾经辉煌的世界的最后一位见证者，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与辛勤结晶，是昨天的紫溪山至今还活着的最后一个象征。

一个老兵与古茶花的半世情缘

/124

一个人的一生，短短几十年的日子，能做的，只是一点有限的事情。而一个人的一生，又总会与某种事物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那可能是一项事业，也可能是一个物体，君不见许多人一辈子就孤守着一座桥，一幢房子，或是一项遗产。为了那样一件东西，人可以弃绝红尘所有的诱惑，至死不渝。那样的故事，常常让人感叹唏嘘——既为那种生命的坚韧与执拗，也为那种生存的单纯与美丽。

人神共处的佛堂人家

/167

不管是建在红尘之中，还是远藏于深山密林，庙宇都是诸神的“净土”，除了僧人和偶尔前来面佛的信徒在那里作短暂停留，决无可能容许一群俗人不分日夜地住在庙里，像他们住在尘世中一样地晚睡朝起，生火做饭，生儿育女，过俗世的生活。所以当我听说，有一户人家在紫顶寺大殿里住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时，我的惊恐是巨大的，但那却是事实。那个发生在紫溪山上的人神共处的故事，在有史以来关于神、人的关系中，只是个例外。整整一个 20 世纪的下半叶，那个家庭就在神的注视下，渐渐繁衍起来，直至庙子里大大小小的佛，也成了那个家庭的一员。超然世外、不食人间烟火的佛，与过着世俗生活的人，相处得非常和谐。

金沙江河谷的日常生活

/193

如果云南境内的金沙江是一部恢弘博大的交响乐，如果上游是

节奏紧密急促、意韵铿锵的快板，音符飞溅，激情飞扬，这里便进入了沉郁、抒情的慢板，主题得以进一步的丰富、扩展与深化。在这里，金沙江的本性更为鲜明地流露。同是金沙江，这段河谷两边，没有了梅里雪山、白茫雪山、哈巴雪山、玉龙雪山那样壮丽的雪山的护卫，也没有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原始森林的覆盖，甚至连给它增添了无尽神秘的高原云雾也杳无踪影，它赤身露体，毫无遮挡，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由于两岸没有了那些令人惊叹的景观的映衬，那段江流被耀眼地凸现出来，显得更朴实，却更纯粹，更单调，也更苍茫。

碌摩神祠里的巨石与红鱼

/232

《西游记》可以让某块石头里跳出一个齐天大圣，曹雪芹可以让某块顽石里跳出一个情种贾宝玉，彝人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的那块神石跳出两条红鱼呢？让朴拙生出灵动，让愚顽长出智慧，似乎已是常规。何况巨石尽管神圣，人们却无法感知神的灵性，于是坚硬的、无言的、一动不动的石头——尽管它是一块神石——最终借助于传说中的两条红鱼变成了现实的，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鱼的腥味可以闻到，它的鲜活可以品尝，而由鱼鳞、鱼鳃、鱼尾和鱼鳍共同完成的鱼的那种灵动的游弋，以及人们对鱼的种种更直观更感性也更亲切的认知，变成了他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生命的歌哭

/259

三个彝家少女还在唱着，一支又一支，绝不重复。如果先前她们唱的什么我还能靠揣测把握，眼下却空灵如风，悠远得

让我只能借助想象了：像是在追寻先祖的跋涉与图腾的来历，也像在回味日月的运行母体的温暖。偶有间歇，群山缄默空谷余音，随后又进入了新一轮歌唱。与歌星和歌唱家通常都有一支或几支保留曲目作为他们的看家本领和拿手好戏不同，歌者似乎永远都在“推陈出新”。某时某刻你听过某个歌者的某首歌，下一刻你就未必还能听到他的同一首歌。如此说来，每个歌者都是原唱，每首歌都是绝版。他们从没想到过要成为经典，可事实上她们在创造着经典。

土林——残损的古韵

/275

土林如果没有荒凉，没有水土的流失，就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那样的描述让人误以为人类对所有地理奇观的追逐完全是出于猎奇，其实并不完全如此。除了人类对大自然本身的探究这一永世的冲动，荒凉的存在，其意义更在于它将那种荒凉与我们熟悉的自然，与适于人类生存活动的山川、河流、树木等等隔离开来，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另一面，让我们的意识进入到一个与当下人类的生存并不相符的环境之中，从那里反观人类自身究竟该如何对待自然，对待养育人类的这个世界可能发生的变化。而在某种意义上，人类需要一点“荒凉”，一点对过去、昨天的记忆，就像一个孩子随时都需要一点提醒，而人类本身对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的地球来说，或许还只能算是个刚刚诞生的婴儿。

太阳的祭坛

/305

在那里看天，天由几根巨大的图腾柱拱卫和支撑着，永世不

会坠落。人则是渺小的。与天穹相比，与那些拔地而起的图腾柱相比，人渺小得让我有一种隐隐的自卑。初到那里，你会感到一股强大的冲击力，让你的血猛然一阵奔涌。如果那至今还会让人想到宇宙，想到人生，想到许多平时你不大去想，却又朦朦胧胧说不清楚的事情，那么，设想几千年之前，一个彝人——很可能是个毕摩，彝人的祭师——站在他们自己设置的观象台上，面对浩瀚宇宙，能识星象，定方位，看季节，那该是何等伟大！没有天文望远镜，没有罗盘，甚至没有风向标，但他心里却装着那个世界，装着一本历书。凭着它，他为他的部族预测着世界的风云变幻，确定着季节的隐秘脚步。他的髯髯长须在风中飘动，把他的喃喃自语飘成了一部历法——那是一个智者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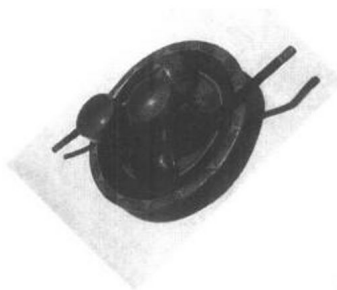
黑盐井的咸咸淡淡

/333

产盐的黑井并不滥用盐，这叫人惊讶。或许他们懂得盐的艰难，或许他深知盐的适度，总之黑井深谙盐的哲学。盐是生命的必需。盐乃百味之王。做菜当然不能没有盐，用多用少却应有度，其中的讲究近于艺术，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优秀的厨师，除选料、刀工之外，最重要的是用盐，当咸则咸，当淡则淡，多一点则咸，少一点则淡。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吃得太咸对身体无益，容易引发高血压之类的病症。人如此，社会亦然。“都市一席豪门宴，农家十年扶贫粮”。当“市味日益咸”，都市人在拜金享乐中口味越来越重越来越咸时，黑井人依然保持着他们淡淡的口味。他们最懂得盐。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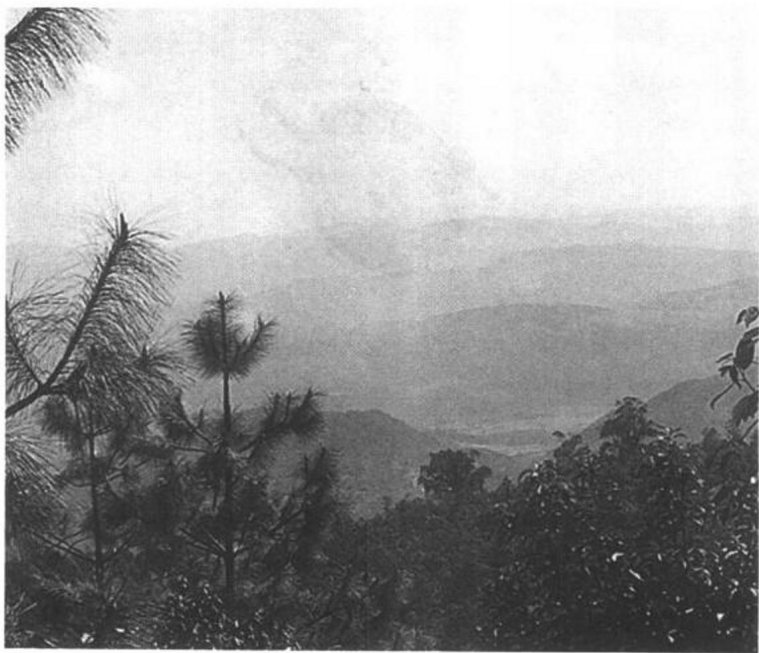
/380



走近彝山的脚步

无论有多少以各种名目建造的博物馆，人类至今能拥有的藏品最丰富最齐全的博物馆，仍然是土地，是地球本身

土地是神秘的，尽管它总是谦卑地，默默无声地匍伏在我们脚下，任凭我们日复一日的踩踏；偶然，它会扬起一阵阵沙尘，迷住行人的眼睛，劈头盖脑地弄得人满身灰土，便会招来人的一阵咒骂。那时，我们常常会忘记土地对人类的养育之恩，忘记它给了我们食物，给了我们立足之地，也给了我们由土地进而追寻人类自身历史的种种功劳。人类作为一种智能生命对其自身的了解，正是借助了土地亿万年来为我们保存的种种资料与信息，那些深藏在土地里的动、植物化石，岩层、棺木、白骨和陪葬品，以及它们所携带的种种信息。无论有多少以各种名目建造的



楚雄境内连绵起伏的群山

博物馆，人类至今能拥有的藏品最丰富最齐全的博物馆，仍然是土地，是地球本身。真正认识 and 了解一片土地的困难，在于土地的看似朴实无华甚至卑琐。土地总给人以错觉，有意无意地，它总让我们以为只要随便瞟上那么几眼，就能把它看尽看穿看透，仿佛一片土地只是它表面那层尺把厚的薄土，顶多还有土地上的河流山川，树木花草，而不是整个那片底部有着融融的岩浆，中间有着厚厚的岩层，上部泥土中还有着树木花草庞杂的根系，属于整个地球的一部分，掩藏着整个人类进化、繁衍与发展脚步的厚厚土层。我们大多数人对土地的无知，尽管不是故意的，也是

最狂妄的无知。只有当土地呈现出另外一种形态，当它猛然隆起，变成高耸入云、纵横磅礴的高山峻岭时，我们才稍稍会感到一点儿吃惊，所谓高山仰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它让我们抬头仰望，叹为观止，满怀崇敬，突然感到自以为是的人类竟是那样的渺小——比如在西藏，在滇西北。在那里，连绵不尽高耸入云的山峰，万丈深渊般的沟壑，会让我们在刹那间感到造物主的神奇与伟大。事实上，那时我们体验到的，正是土地自身的神奇与伟大。而有些山，看上去并不是真正的山，起码没有山的外观。它是隐性的，它的高大与险峻、丰富与厚重深藏不露，肉眼难以看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能用心灵去感受。

我说的当然是彝山——在地图上，你绝对找不到这座被我叫做“彝山”的山。它是抽象的，虚幻的，至少看起来真是这样。但它就耸立在彝人的心里，当然，此刻也耸立在我的心里。

当我差不多已把云南的山山水水走了个遍之后，我才真正踏上楚雄这片土地

花了差不多三十年时间，我才真正走近了彝州楚雄——我甚至不敢说我已经“走进”，只敢说“走近”。三十多年，彝人灰白或黑褐色的察尔瓦，与那些我早就听说过的彝族史诗，比如《梅葛》、《阿细的先基》、《察姆》一起，一直飘荡在某个我无法确认的前方——在满世界卷起的一阵又一阵尘雾之中，它清晰，而又遥远，就像一面命运的旗帜，时时把我呼唤。那股时而浓郁时而淡薄的，来自彝山起伏绵延的山地，搀和着树脂、草根、花香、炊烟、肥

土、畜圈的味道、呛人的尘埃的奇妙气息，是对我的诱惑，也是我的向导。那种气息与彝人潇洒的察尔瓦一起，与曾在滇中擂响的铜鼓声、战争的呐喊声、悠扬的编钟声一起，在云端飘动，飘动，时隐时现，像一片虚无飘渺的云，一部神话……我一直无法真正触摸到散发出那种气息的山野，就像我一直不知道那股山地的气息究竟来自何方。那是一段漫长的寻访，时断时续，有时，似乎离它已经很近，转眼又莫名其妙地、稀里糊涂地越走越远了，那种迷失叫我无法理喻。直到现在我还是没弄明白，我怎么会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渐渐走近一片彝山？我曾经很方便地走到了大理，走到了丽江，走到了迪庆香格里拉，但我仿佛就是无法走近离我并不太远，事实上比那些地方近得多的彝州。作为一个彝族自治区，楚雄远不像那些地方那么单纯，让你一眼就可以看透，作为一条历史通道和文化走廊，楚雄在长期的文化融合中甚至显得有些斑斓，有些驳杂，有些令人费解，不像别的民族地方那样，有着明显的，一眼就能辨识的文化特征，比如丽江的纳西文化和东巴文字，比如迪庆香格里拉的藏文化和喇嘛教，又比如大理的白族文化和本主信仰，等等。

不错，楚雄是云南惟一的彝族自治州，但彝族同时又是分布非常广的民族。全国彝族人口，据 1982 年的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共 545 万，居全国 56 个少数民族人口的第四位（一壮，二维吾尔，三回），其中云南 340 多万，四川 147 万，贵州 56 万，广西 0.8 万，云南大多数地方都有彝人居住，你几乎能在云南的每座山里、每道水边找到彝族，包括它们复杂的分支，那些有着“纳苏”、“诺苏”、“尼苏”、“阿哲”、“撒尼”……等等自称的各种各样的彝



紫溪山上的云南松地带

人。云南是彝族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历史上彝族作出过重大经济和文化贡献的地区。云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重要的地方政权，一为古滇国，一为南诏国和大理国，其中，至少版图在今大理白族地区的南诏国和大理国，事实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黑彝政权，其开创者细奴罗的先祖，即为现大理州巍山彝族自治县的黑彝家族，采用的是彝族通用的父子连名制。其后，大理国的国君段氏家族，很可能也出身彝族。而楚雄一直处在南诏国与大理国的范围之内。

楚雄尽管号称中国第二大彝族聚居区，但真正住在楚